

廣 解

四書讀本

第 一 冊

學

庸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廣解四書讀本序

余經營書業。垂四十年。凡草創計劃。擴充維持。無不身自任之。其間丁艱辛。值國難。百度蕭條。瀕於顛躓。智困力瘁。而不得出路者。蓋數數也。每於無可如何之際。未嘗不憶及幼時所讀四書中一二語。以自勵。以爲聖賢著書立說。爲萬古綱常。豈欺我哉。故惟求義之當然。以期勿負對己對人對社會之初心。而其後亦往往得卽於坦途。今年五十五矣。重理舊經。禮聘同邑王緇塵先生爲之講授。先生研究經學。每多創見。舌敝脣瘡。不憚勞倦。往往積年翳障。爲之一開。目前疑難。峩然理解。反悔幼時讀書之隨口滑過。爲可惜也。幼少之時。心志未定。經事未多。不知此中意味。今於更事數十年後。重新溫習。如遇老師宿儒。雖別離久矣。而聲音面貌。猶仿佛

得之。則幼時誦讀。亦不無微功也。抑且講師難求。通俗之講師更難求。所謂通俗者。非其學理膚淺。見識平庸之謂。能卽理而求其證。卽事而爲之喻。理或深入。言則淺出。人人能懂得。而非人人能道得。不肯聖賢立言之旨。而各有自得之妙。故吾於王先生之講解。尤深感焉。夫四書之名。起於宋代。吾國數千年學術思想之所由出也。一登東山而小魯。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後賢諸集。東山也。四書。泰山也。登泰山。川澤之流瞭也。原野之產明也。昔之所謂仰止彌高者。今則丘垤之不如矣。漢唐文學。宋明理學。舉而歸之巨壑之中。吾又何患其不足哉。吾國政制。代有更易。而吏治之飭。多出於儒學。卽中山先生手創民國。建立三民主義。五權憲法之國家。開千古未有之局。而要其基礎。亦立於孔子哲學之上。至新生活運動之詮釋。一本於儒。更無論矣。若禮運大

同之義。公羊三世之說。進化有層次。變革有步驟。以漸抵於「老老幼幼」矜寡孤獨廢疾者。皆有所養。「貨惡其棄於地也。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。不必爲己。」皆其原理所派生之條件辦法也。行於己則身修。施於家則家齊。致於國則國治。行於天下而天下和平矣。如今世變日亟。國難頻仍。無論老少男女。貧富貴賤。無不思所以安身立命者。而異說紛騰。莫得其衷。甲曰。「吾藥起廢疾之藥也。」乙曰。「吾方鍼膏肓之方也。」揚子雲云。「一閩之市。必立之平。一卷之書。必立之師。」嗚呼。吾何師。吾其以聖爲師乎。人人皆有子弟。卽無不欲教其子弟。四書爲必讀之書。又人人之所知也。而奧文深義。莫得究竟。往往束之高閣。無由受用。有貲財者。思得經師。惟經師難求。通俗之經師尤難求。於此以白話爲解釋。以近事爲譬喻。深入淺出。如文以釋。

如理以解。以一反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講學傳道之真面目。活讀之而活用之。非今日之所急乎。因先將論語鈔版印行。使得家置一編。一經開卷。無不句隨文解。事隨理解。如事先聖。如對巖師。則區區之意焉。惟前版倉卒。不及理董。頃復詳加校定。重新排印。其大學中庸則請胡行之。蔡丐因先生校訂。論語則請董文先生校訂。孟子則請朱劍芒胡山源先生校訂。既成。彙而刊之。名曰廣解四書讀本。世有立己立人爲志者。倘以愚意爲可取乎。吾感王先生講編之精而能通俗。而又佩胡蔡董朱胡諸先生校勘之勤也。故附識焉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沈知方序於粹芬閣

大學讀本編述大意

自宋儒於小戴禮記中，抽出大學中庸兩篇，合以論語孟子，名曰四子書。以後七百年來，皆定爲取士之用，其學之影響於後世可知矣。大學一篇，朱子（熹）分爲經一章，傳十章，後儒多訾議之。王陽明攻擊尤烈。然朱子自言：『凡傳文雜引經傳，若無統紀，然文理接續，血脈貫通，深淺始終，至爲精密，熟讀諳味，久當見之。』且古書自竹簡以至鈔寫刻印，已不知經過多少變遷，錯誤之處，勢所不免。卽在漢時，劉向校書，錯簡脫簡，以及誤字，已諄言之。則大學一文，亦安能保其必出原作者之手乎？但吾人讀書，貴識義理，章節字句，經後儒之整理闡發，可減少誦讀之精力者，亦不可廢也。況朱子對四子書，作章句，集注，或問，等，用數十年之心思才力，後世之註四子書者，莫能及焉。今述此編，仍用朱子改定本者，亦此意耳。

陽明反對朱子，因格物從竹格起，陽明冥思七晝夜，不得其理，遂以致疾。後貶龍場，忽於中夜大悟，聖人之道，卽是吾心，以爲昔日求其理於事物，豈不大謬。於是默記五經中聖人言語，以資印證，無不脗合，遂倡『心學』，以爲格者，猶格君心之非之『格』。因此之故，乃盡棄朱子改定本，而以古本大學教學生，致與朱子之說相水火。然在今日論之，二儒之言，各有得失，取其長，棄其短，始爲善讀書者。今附大學古本於後，幸讀者與朱子改定本一參酌之。

大學讀本

大學一篇，爲何人所著，現在尙未有定論。據朱子大學章句，以首章爲經，係「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」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但清代漢學家多排斥其說。我們讀書，貴明義理。此篇所說，確是儒家的重要言論。如爲曾子所述，原可見其真意；即使不是曾子所述，或其門人所記，我們也何妨誦讀之研究之呢。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古者，八歲入小學，使識文字及學灑掃應對等的日常事情，十五歲入大學，才學做人的大道理。這篇是說大學的道理，所以劈頭第一句就是「大學之道」。

明德，說做人要有光明的德性。如在暗中做損人利己之事，即是不光明了。上一「明」字，是明白的意思。全句是說在大學學做人的道理，第一先要明白光明的德性。

「在親民」的「親」字，有兩種解說。古時「親」字與「新」字通，所以朱子解作「新」。『新民』就在去舊染之污，使振作起來做一個新民，因爲世界事物，時代一久，必至腐敗頹廢，故非時時振作不可。且朱子之意，以爲下文有「作新民」。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』及湯之盤銘，都以「新」字爲主，所以親當作新字解，這是說明明德的結果，不但自己要光明，連人民也要叫他振新起來，光明起來，大學之道就在於此。

王陽明則以爲「親」字，就是親愛的意思。傳習錄：「如云：『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』」如保赤子。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」之類，皆是親字意。……堯典：「克

明峻德，以親九族，「至「平章」「協和」便是親民；便是明明德於天下。」兩說各有道理，現在不妨並存。『在止於至善，』是說大學之道，對己則應明白自己的『明德』，『對人則應親民。』人能做到這兩方面，便算做到最善的境界了。（止，就是做到的意思。至善，就是最善。）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后，同後。

『知止』就是知道最善的境界，也可說是最善的觀念。『定』一定的志向，『靜』心不妄動的意思。『安』就是到處安穩。『慮』就是思慮週到。『得』得到最善的境界。全段意思，就是一個人如果能够『曉得最善的境界，才有一定的意志；意志一定，心就不會妄動了。心不妄動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能感到安穩；到處安穩，而後思慮自然週到；思慮處處能週到，做人才能做到最善的境界。』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『本末』如一株樹，根爲本，葉爲末。比喻或緩或急，『終始』就是做事情的開端和末了，比喻做事的或先或後。就是說一個人對各物各事，如能計算其或緩或急，急的先做，緩的後做，根本的先做，標末的後做，那末和做人的道理，也相去不遠了。這是『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』一段的意思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

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儒家學說，凡百事情主張由近及遠，由卑而高，最爲切實妥當，這節就是推說這箇道理的：

他說：『要明白自己的『明德』於天下的人，必須先把自己的國家治好；如自己的國還不能治，怎能使天下的人都服從呢？所以他說『先治其國。』』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，』說要治理國家，又必須先把自己的家法整齊好。要家法整齊好，叫家裏的人都看自己的樣子，聽自己的命令，必須使自己的行爲，可做人家的模範，而後一家的人才能信服，所以說『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。』大凡一個人以心爲主宰，要脩身，必須使心無邪念，要心無邪念，必須把心意誠實，都用在『正』字上面，所以說『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』但人怎麼才能誠意呢？第一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就是『先致其知』的意思。如果緩急先後不能明白，又怎能應付萬事萬物呢？因爲事物無窮，而人只有一個，以一個人去應付萬事萬物，自然非致知不可了。至於怎樣才能『致知』？他說：『致知在格物。』說到這裏，『格物』二字卻有許多解釋了。現在且就朱王兩說說明之：

朱子大學章句說：『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』又說：『物格者，物理之極處，無不到也。』是要窮盡事物之理，無不知曉之意。王陽明早年讀了這幾句，就拿起一片竹頭，細細地格起來，後來竟格不出所以然，而致於生病了。有一天，他卻恍然大悟，把朱子的解說推翻，以爲物即吾心。只要吾心『存天理，去人欲』，即是格物。又引以『格君心之非』的『格』爲證。他就以此相號召，而流弊所至，致於學者束書不觀，以爲只要憑吾之心，即可應付萬物萬理，於是滿街都是聖人了。但照朱子『窮至事物之理』

的解釋，也有做不到的地方，一個人那能把萬事萬物之理，一一都格過去呢。我以為所謂『格物』在於知事物的生性，事物的生性雖不一，而其受命於自然界以生總是一樣的。一個人不論成己成物，只要能順人之性，順物之性，自然無不可通行了。但於此也有不能都順的難處，於是又當計算輕重緩急，重的急的先做，輕的緩的後做，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即使犧牲輕的緩的，以成全大多數人的利益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儒家學說始終為入世的，不是出世的，始終為用世的，不是厭世的，也是這一點的道理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這段再將上面的意思，鄭重說明，以明做人的道理必須如此。為學就是學做人，入手的方法，就是要『明白萬事萬物的生性，能够明白事物的生性，就知道做人的道理，而得到至善的地步了。因為人和物都受命於自然界以為生，人能順應萬事萬物之性，就到至善的境界了。人能够知道至善的境界，方能做到一個誠字，然後把全個的意志放在這上面，一心上進，不生妄念，使自己事事合於道德的標準，以求其實踐，因此家也整齊劃一了。就是叫他治理國家，國家也治安。處理天下，天下也和平了。』這都是明明德的結果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庶人就是小百姓。壹是，同一切。上節說明明德於天下，雖然在指人君，其實無論是誰，做人的道理，總是一樣的。脩身是自己的事，爲正心誠意，致知格物，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是對人的事。但其根本還在一個人的本身，所以說：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』

脩身是一切的根本。如一株樹，根本枯死，枝葉自然不能繁榮了。人不能脩身，就是根本已亂，而要想家齊國治天下和平，這是一定做不到的。所以說：『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』一個人在社會裏，勢不能無親疏厚薄。第一對父宜孝，對兄宜悌。不孝父而孝他人的父，不敬兄而敬他人的兄，這樣應該厚的反薄，應該薄的反厚，是決不會有的。所以說：『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經，『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』以後十段，朱子以爲是傳，『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』已詳編輯大意中，此不再述。

(問) 何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？

(研究) 孔子稱『堯之爲君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』而堯典述堯之功德，自『克明峻德』以至『黎民於變時雍』，就是大學明明德至天下平的意思。所謂『止於至善』，也就是孔子稱堯『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』的意思。『能名』能指出其長處，如某人備具某德。『至善』卻不是這樣，他無不具備，而不是一端可指的。所以『至善』是『無能名焉』，『能名』已落第二乘了。

康誥曰：『克明德。』大甲曰：『顧諟天之明命。』帝典曰：『克明峻德。』皆自明也。大，同泰。諟，同是。

康誥是尙書中的篇名。『克明德』克，作能够解，能够做到明德的人。大甲也是尙書中的篇名。『顧諟天之明命』，『顧諟』顧到的意思，就是要顧到天命我的明德的命令。帝典就是堯典，也是尙書中的篇名。『克明峻德』，峻，作大字解，說人能明德，必能光大而普照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即是傳之首章，釋『明明德』。

湯之盤銘曰：『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』康誥曰：『作新民。』詩曰：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』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湯，就是成湯，爲商朝的開國聖王。盤，就是盥洗的盆。成湯於盥洗的盆上，刻着『苟日新』等三句話。苟，作誠字解。新，除去舊染的意思，說人誠能日去舊染，又當『日日新』、『又日新』，始終不間斷的，使新的道理，日出不窮，於日日所知的以外，又求未知的新道理，新習慣。作，同做字，說自己固要做一個新的人，同時并要鼓勵他人，也做一個新的人。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』，是詩經裏贊美文王的句子，周立國到作書時候，已數百年，所以稱爲『舊邦』。文王時更新百度，使人民個個自新，這就是文王所以受天命，王天下的緣故。所以說『其命維新』，『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』，是作大學的人，總結本節的話，他說爲了這個，所以君子無論在甚麼地方，無不盡心極力以做去了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二章，釋『新民』。

詩云：『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』詩云：『緡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』子曰：『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』

緡，音民。

『邦畿千里』古時天子之國，稱邦畿，地方有一千里之大。凡此都爲人民所居止之處，所以說『惟民所止』。『緝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』。緝蠻，鳥叫的聲音。黃鳥，是一種黃色的小鳥。丘隅，山的一角。說緝蠻緝蠻地叫着，黃色的小鳥，牠不到別地方去做巢，牠偏偏棲止在山的一角裏。孔子對了這兩句詩經，便歎美道：『像這種小鳥，他也曉得可棲止的地方去棲止，所以說：『於止，知其所止。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！』是歎不自知的人，自己並無才具，一心想高爵厚祿，或侵奪他人的利益，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居止，這種人，簡直連小鳥都不如啊！

詩云：『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』爲人君止於仁，爲人臣止於敬，爲人子止於孝，爲人父止於慈，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

於音烏。

這一節伸明上文『止』字的意義。穆穆，深遠的意思。於，歎辭。緝，作繼續解。熙，作光明解。『敬止』說無事不做到敬字的地步。詩經裏贊美文王，說他道德極深遠，又歎美他能繼續不斷的光明起來。（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）作大學的人，再說明做人應該做到那樣，所以說：『爲人君的，應做到仁愛萬民；爲人臣的，應做到敬事君上；爲人子的，應做到孝順父母；爲人父的，應做到慈愛子女；與國裏的人交往，應做到言而有信。』

詩云：『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』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脩也。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。

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淇，音其。澳，音鬱。葦，通綠。猗，音依。側，諧報切。讀若限。喧，諠，都音豈。

淇，水名。澳，水靠岸的地方。猗猗，茂盛的樣子。瞻，作看望解。意思是說，看望那邊淇水靠岸的地方，綠色的竹，竟這樣的茂盛啊！（瞻彼淇澳，葦竹猗猗。）斐，文質彬彬的樣子。意思是說，君子道德茂盛，如淇澳地方的葦竹一般。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』說君子脩治道德，如剖開玉石一般，剖開以後，還要磋牠光來，又如琢石一般，琢好之後，還要磨牠平來。瑟，嚴密的樣子，側，武毅的樣子，赫，喧，喧赫盛大的樣子。說君子脩治道德，他的容貌，嚴密而武毅，又喧赫而盛大。（瑟兮側兮，赫兮喧兮。）諠，作忘記解，說這樣的君子，是終身不能忘記的吧。自『瞻彼淇澳，』到『終不可諠兮，』都是詩經裏的句子。以下作大學的人，伸明之道。『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』說君子的脩治道德，如剖玉琢石一般。『如琢如磨者，自脩也。』說君子的實踐道德，如磨光玉，磨平石一般。恂慄，因恐懼而發抖。『瑟兮側兮者，恂慄也。』說君子脩治道德，於嚴密武毅的容貌中，還寓着恐懼戰抖的意思，時時防道德之不足。『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』說君子道德脩治已成，他威嚴的儀容，必能使人起敬。『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，』說君子道德已極盛大，進到了最善的地步，這樣，人民是終身不會忘記的吧。

詩云：『於戲前王不忘。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於戲，同嗚呼。樂，音洛。

『於戲前王不忘，』是詩人嘆美前世聖王的德澤，流傳深遠，使人不忘的意思。此處『君子，』朱子說是『後賢後王。』說前王有如此盛美的道德，後賢後王都效法他，也如他的敬重賢人，親愛親人，後世的人民，

小人——卻只受他們的歡樂，享他們的利益，所以前王雖然歿世，回憶起來，人終不能忘記他的。所以說『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』

上面四節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三章，釋『止於至善。』

(問) 親民與止於至善，有何關係？

(研究) 一個社會，人和人都不能沒有關係。論語記孔子的話，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』

就是這裏『賢其賢，親其親，』同止於至善的意思。

子曰：『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！』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

聽訟，聽訴訟者的言語，就是現在的審判官。孔子自己說：審訊訟事，照法律判斷，我和人也是一樣的。(聽訟，吾猶人也。)但『必也，使無訟乎！』儒以禮教感化人心，必使人自己向善，不致涉訟方算完善啊！上兩句是論語記孔子的話。作大學的人，又加以說明道：『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，』說人都感化成善，社會中即使偶然有人涉訟，也不敢把不實不盡的言辭來瀆陳了。因爲社會中多數的人，都知道惡人的話，是沒有實在的，雖涉訟，也不會勝利的。民，指多數的人。這多數人意志之所向，是最可怕的。『大畏民志，』就是說最可怕的是社會的制裁。這個，就叫知道本原的治法。(此謂知本。)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四章，釋『本末。』

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

『此謂知本，』程子以爲是多餘的話，應該刪去。『此謂知之至也，』以上，朱子以爲『別有闕文，此特其

結語耳。」

此兩句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五章。他說：「蓋釋格物致知之義，而今亡矣。」朱子又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道：「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；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，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，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；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；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，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

上述一段，爲朱子所補大學之闕文。後儒警議，以爲這是不必補的。明言「大學始教」，怎能使十五六歲的學生，「即凡天下之物」，「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」呢？今姑附錄於此，以便讀者之研究。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；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惡惡，上一字音好，下一字音善惡之惡。好好，上一字讀去聲，下一字讀上聲。謙，通慊，音恰。

這段釋誠意的道理。「毋自欺也」說做人不要自己欺騙自己。「惡臭」極惡的臭氣，是人人所厭惡的。「好色」極好的美色，是人人所愛的。「自謙」自己知道的意思。（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）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」說誠意要在獨自一人的時候用工夫。知道極惡的臭氣，會惡牠。極好的美色，會愛牠。這都是自己本心裏發出來的。做人只要誠誠實實，即使是獨個人的時候，也要極其謹慎。

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！此謂

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『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。』小人就是壞人。閒居，閑空沒事的時候。說話人在閒著的時候，甚麼壞事都會做出來。『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』厭然，遮遮掩掩的樣子。『揜』與『掩』通。說這種人，雖爲不善，但一見君子，他就覺得自己的行爲不好，露出一副遮遮掩掩的態度來，把不善的地方遮掩着，好的地方顯露着。可是這種樣子，在別人看來，總好像看見他的肺肝一般，早已明白他，是個壞人，不是好人了。這樣遮掩着，又有甚麼好處呢？所以說：『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』『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』這是總結上文的話，說一個人只要有誠意，自然會流露於外的，所以君子於獨自一人的時候，能够謹守道德才行。

曾子曰：『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』

這是引曾子的話，申明上述『如見其肺肝然』的意義。十目十手，極言看着他，指着他的人之多；說他是小人，不是君子。這是多麼的嚴厲呢！

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胖，音盤。

這段說誠意而爲君子，如同有錢的人，裝修住屋一般。有道德的人，處處留意實踐，自然心平氣和，身體肥胖了。所以說：『君子必誠其意。』

上面四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六章，釋『誠意。』

（問）何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？

（自省）我做過不善的事嗎？如果做過，讀了這一大段的話，自己覺得自己的態度怎樣？

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脩身在正其心。

懣，音致。樂，音格。

忿懣，恨恨發怒的意思。恐懼，就是恐慌害怕。好樂，就是愛好歡樂。憂患，就是憂慮禍患。『不得其正，』就是不能有正當的態度。是說一個人一遇忿懣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，必致失掉平常的正當態度。所謂脩身，就是要把這等事情完全去掉，專心在正當的意義上用功。譬喻心不專注，另想別事，就是開着眼睛看東西，側着耳朵聽聲音，口裏吃着好的味兒，也如不看見，不聽到，不吃東西一樣了。所以說：『此謂脩身，在正其心。』

上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七章，釋『正心脩身。』

(問) 何謂不得其正。

(自省) 我的心已正了否。

所謂齊其家，在修其身者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

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：『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』此謂身不脩，不可以齊其家。

辟，同僻。知其惡，子之惡之惡，爲善惡之惡。惡而知……之惡，音汗。

辟，偏僻的意思。說一個人總免不了偏僻的性情。但一有偏僻的性情，就不能修身了。不能修身，就不能齊家。所以說『所謂齊其家，在脩其身。』『親愛』就是自己所親愛的人。『賤惡』看不起人家和厭惡人家。『畏敬』自己所害怕和所敬重的人。『哀矜』可憐人家和恩恤人家。『敖惰』驕傲和懶惰。『人之其所』四字，是說人到了這個地步。人有這五種中偏僻的性情之一，就不能分別別人的善惡，所以說：『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』鮮作少字解。說我所愛好的人，而知其有惡處，我所厭惡的人，而知其有美德，這種人，是天下少有的了。諺，就是俗語。『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』說人對於自己的兒子，總是溺愛的。因爲溺愛過分，遂不知兒子的惡處了。至於自己所種的苗呢，雖然已極粗茁，總還以爲不好。這兩句是古老話，引來作爲譬喻的。『身不脩，不可以齊其家』也是這個道理。

(問) 何以人莫知其子之惡？

(自省) 我有這五種僻性中的那幾種？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八章，釋『脩身齊家』。

所謂治國，必先齊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。弟者，

所以事長也。慈者，所以使衆也。康誥曰：『如保赤子。』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

弟作悌。中去

『所謂治國，必先齊其家者，』是說治國，當先從齊家做起。若自己家裏的人，尚不能教導，那裏還能教導別人呢？所以說：『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無之。』那末，家齊了，能齊法呢？他說：人能孝，就可以事君；因為君與父，是最尊嚴的。所以說：『孝者，所以事君也。』能敬，就可以事長；上能慈愛下輩，就可以使役衆人。所以說：『悌者，所以事長也。慈者，所以使衆也。』君子在家裏的行爲如此，即使不出家外，一國的人，也都能受君子的感化了。所以說：『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』『如保赤子，』是尙書康誥篇中的句子。說對一切人——家人、國人，都要保護他如新落地的嬰兒一樣。這個道理，只要自己心裏誠實實的去求，雖然未必能够事事中節，但相差也不遠了。所以說：『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。』『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，』這是說治國，只要對人如保赤子一樣的去求，就是如同女人不必先學養兒子的方法而後去嫁人一般。這都是說明只要齊家得法，國自然也能治的意思。

一家仁，一國興仁。一家讓，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國。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桀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，而后求諸人；無諸己，

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
故治國在齊其家。帥同率。

這段又伸說治國，必先齊其家的意思。他說：倘若一家能够互相仁愛，則一國裏的人，仁愛之心，也都引起來了。倘一家能够禮讓，則一國的人，禮讓之心，也都引起來了。如若爲首的人，貪心狠戾，那末一國的人，也便因而作亂了。天下一切事情的動機，都是這樣的。（其機如此。）再以歷史證之：堯舜領導天下以仁愛，百姓也跟着他爲仁愛之事，桀紂領導天下以暴虐，百姓也跟着他做暴虐的事。上行下效，是一定的道理。若自己所行的是暴事，而要想使百姓做仁愛的事，百姓是必不肯聽從的。所以說：『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』『是故君子有諸己，而后求諸人。』是說君子必定先使自己有了善，而後方可求之于人。斷沒有自己沒善，而可以求人的，所以說：『無諸己，而后非諸人。』照上面的說法，自己沒有推己及人的恕道，而要想人家聽從你的話，是一定不會有的。所以說：『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』又總結的說：『故治國在齊其家。』

詩云：『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』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『宜其兄弟。』宜其兄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『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』其爲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『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』夭夭，桃花鮮紅的顏色。蓁蓁，桃葉茂盛的樣子。女子出嫁，叫于歸。之子，就是說『這個女子。』說女子嫁人，要與一家的人和睦。一家的人能和睦，才能推其道以教一國的人。『宜其兄弟』說一個人與兄弟必須和睦。兄弟和睦，自然得推其道以教一國的人。『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』忒，差錯的意思。說要自己沒有差錯，然後四方的國家，方能匡正而治理之。作大學的人，三引詩經的句子，又重言以伸論之道。正因為一家做父的，做子的，做兄的，做弟的，都互相效法，而後百姓自然也效法了。（其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）他說到這裏，總結上文的話說道：『所謂治國，在齊其家。』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為是傳之九章，釋『齊家治國。』

所謂平天下，在治其國者，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絜，音亦。

『老老』上一個老字，作孝養解。下一個老字，作老人解。『長長』上一個長字，作敬重解。下一個長字，作長輩解。說在上位的人，能够孝養老人，則百姓自然會看樣的，大家都孝養他的父母了。在上位的人能够敬重長輩，則百姓自然會看樣的，大家都敬重他的兄長了。在上位的人能够體恤孤弱，則百姓也自然會看樣的，不遺棄了。『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。』倍就是遺棄的意思。絜，作度量解，矩作方的器具。說上面的三種事，如果在上位的人，能够推度自己的心，去施行於百姓，好像用矩去製方物一般。這就是君子之道。所以說：『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』

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惡於前，毋

以先後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，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，此之謂絜矩之道。惡音奸。

這一節說明『絜矩之道』。說我不喜歡上面的人，對我無禮，所以我當以此推度下面的人，我不好以無禮待他。我不要下面的人，對我不忠，那末我當以此推度在我上面的人，我不好以不忠待他。至於與我相交的前後左右的人，也都一樣，都不可將我所惡的，去待他們。這就叫做絜矩之道。

詩云：『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』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樂音洛，好去聲，惡音奸。

又引詩經裏的話來說明『絜矩之道』。『樂只君子』說歡樂的君子，做『民之父母』。怎樣做『民之父母』呢？就是民所喜歡的，我從而喜歡之。民所厭惡的，我從而厭惡之。在上面的人，能够與民同好惡，共甘苦，就無愧為民之父母了。

詩云：『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』有國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為天下僂矣！辟，同僻。僂，同黷。

這段引詩經以說明在上位者應有的態度。『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』節，高大的樣子。師尹，周太師尹氏，赫赫，威嚴的樣子。爾瞻，大家瞻仰之意。說看望那高大的南山，聳起了一層層的巖石，威嚴

赫赫的師尹，正是百姓所瞻仰的。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爲天下僂矣。』說在上位有國家的人，不可不謹慎做事。一有偏僻，就要爲天下人所羞辱了。

詩云：『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』道得衆，則得國；失衆，則失國。喪，去聲。易，去聲。

這段引詩經以說明在上位的不可無道。『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』者，說殷紂在未失敗以前，能够配享於上帝，爲天下之主。『儀監於殷，峻命不易』，儀，作宜字解。監，作觀察解。說後來王天下者，當觀察殷紂喪亡的緣故。要知道得天的大（峻）命，是不容易的。『道得衆，則得國；失衆，則失國』者，這是說明詩意所加的話。如詩所云，我們就可知道殷紂以前的王有道，得衆人之心，所以能得國。殷紂無道，失了衆人之心，所以失國。
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

照上面所說，可知君子要謹守自己的道德。有道德以感人，人自然都來歸附了。人來歸附，境土自然日廣。

境土日廣，生殖萬物，財用就不患不足，財用足，就可供國家之用了。『德者，本也；財者，末也。』說由此可知人君當以德爲根本，以財爲標末，根本建立，標末自然會繁盛的。『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』外，作疏遠解，內，作親近解。施奪，施行爭奪之事。說人君如果以德爲輕，而疏遠之，以財爲重，而親近之，則百姓必然看樣，起而爭奪。『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』說人君把百姓的財，聚集在自己的庫內，則百姓飢餓，勢必散而之四方。倘把庫內的財，散與百姓，則百姓必聚集攏來，爲國出力。『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』悖，作逆字解。說人君關於政教之言，有悖逆于民心者，則百姓亦必以悖逆之言，對付君上。『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』說人君以悖逆之道，搜刮百姓的財貨，納入自己的庫內，百姓亦必用悖逆之道，對付君上，把庫內的財貨奪了去。這都是說不知『絜矩之道』的緣故，做人君的不可不深思之。

康誥曰：『惟命不于常，』**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****楚書**曰：『**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**』**舅犯**曰：『**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**』

尙書康誥篇說：『惟命不于常』說人君受天之命，不是平常的事，君主能行善道，就能得天命，行不善道，就要失去天命。楚書，楚國的古書。牠說楚國沒有甚麼可寶貴，行善最爲寶貴。舅犯，晉文公的母舅。晉文公因晉國內亂，出亡在外十九年。舅犯也跟着晉文公出亡，那時他說：『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』意思是說：出亡的人，沒有甚麼寶愛的東西，只有一點仁心，大家互相親愛，才可寶貴。

秦誓曰：『**若有一個臣，斷斷兮，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**

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已有之。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尙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媚疾以惡之。人之彥聖，而違之俾不通。寔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，亦曰殆哉！

媚音冒，惡音奸。

秦誓，尙書中的篇名。秦穆公伐鄭，到了殺的地方，爲晉國所敗，穆公歸後，乃作此誓以告羣臣。『若有一個臣，斷斷兮，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』說羣臣中倘若有一個人，能斷斷然很誠實的，似乎沒有其他特異之技，但是他的心中，卻休休然而有寬容的樣子，這樣的人，便當任用他。『人之有技，若已有之。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』不啻，就是不但。說見人有技能，即欲親近之，好像是自己之所有。見人是個才彥賢聖，心中愛慕，無異於從自己的口中說出來。『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尙亦有利哉。』寔，和實同，說如果有這樣的賢人，實在能够包容他，那未便能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了，這樣是有益處的啊！『人之有技，媚疾以惡之，人之彥聖，而違之俾不通，』媚疾，就是妬忌，說人有技能，妬忌之而惡恨之。人爲才彥賢聖，違其心願壓抑之，使不能上達。『寔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，亦曰殆哉！』說人有技能者，妬忌他人，爲才彥賢聖，抑之使不能上達。這樣，不能容人，就不能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了。人家也一定要批評道：這是很危殆的呀！

唯仁人，放流之，迸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，爲

能愛人，能惡人。進，音屏。惡，音奸。

這一節是承上文的話，所以解釋秦誓的。說有這樣媚疾技能，壓抑彥聖的人，獨有仁人，才能把他放流出去，使進在夷狄的地方，不與中國同教化。就是惟有仁人，能愛人，也能惡人的意思。

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遠，過也。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惡，音奸。菑，同災。夫，音扶。

見了賢人而不能舉他出來，即使舉了他出來，而又不能先用他，這樣，只好說是命運了。見不善的人而不能罷退他，罷退了，仍不能疏遠他。這樣，就是自己的過錯了。『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』說人人所厭惡的人，我偏愛好他，人人所愛好的，我偏厭惡他；這叫做違反（拂）衆人的性情，災害必然要弄到自己身上來的。

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驕泰以失之。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

這樣，君子治國平天下，必有一個重要的原則（大道）他的重要原則，是什麼呢？就是做事必定要忠實，

對人必定要有信用；若對人驕傲，只知顧自己的體面，那就不行了。生財也有重要原則，要使生產的人多，坐食的人少；又做生產事業能疾速，財貨自能流通舒暢，不憂窘乏了，這樣，財用便得常常充足了。

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；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；未有府庫財，非其財者也。

『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。』說仁者散財，百姓都來歸附，其身必然安樂。這叫以財用身。不仁者搜括民財，必致身遭禍殃。這叫身爲財用。在上者，以仁心待臣民；在下的臣民，也必能以忠義事君上。到臣民都能以忠義事君上，那末無論甚麼事體都不會不成功了。府庫裏的財貨，也都是他的財貨了。這是『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；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；未有府庫財，非其財者也』一段的意思。

孟獻子曰：『畜馬乘，不察於雞豚。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』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孟獻子，姓仲孫，名蔑，魯國的大夫。『畜馬乘，不察於雞豚。』『畜馬乘』土初試爲大夫，得養馬並備車子說。初試爲大夫的人，不再細察雞與豚的小利。『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。』古時卿大夫之家，喪祭用冰。伐，作擊字。

解。『伐冰之家，』就是指卿大夫之家，不以畜牛羊爲財利了。『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斂之臣，』『聚斂之臣，』就是善刮地皮的官吏。『百乘之家，』指卿大夫有封邑的，不養善刮地皮的官吏了。『盜臣，』如強盜一般的臣子。俗語說：『寧可全擔挑，勿可逐日消。』盜臣，如全擔挑了去，損失尙可計算。「聚斂之臣，」則逐日搜刮百姓的脂膏，使百姓不知不覺間，日就凍餓而入於死地，其害比盜臣還大，所以說：『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』『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』作大學之人，引了孟獻子的話，以後又加以解釋，說這樣治理國家，是不以財貨爲利，而以「義」爲利了。

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，小人之使爲國家，菑害並至，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這節總釋治國平天下之事。『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』說國家的君長，祇知搜刮百姓的財物以爲己用，這必然是小人的做法了。『彼爲善之，』彼，指君長。爲善之，說欲爲仁義之善政。倘不能爲善，而使小人爲政，則災患禍害，必一齊而來，雖有善人，也沒有法子挽救的。所以說：『小人之使爲國家，菑害並至，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之何矣。』照上面種種道理講起來，爲國自不當以利爲利，而要以義爲利啊！就是說『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』

（問） 何謂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？

（研究） 朱子說：『此章之義，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，皆推廣絜矩之意也。能如是，則親賢樂利，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。』

上面共十四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十章，釋『治國乎天下。』朱子又說：『凡傳十章，前四章，統論綱領指趣。後六章，細論條目工夫。其第五章，乃明善之要。第六章，乃誠身之本。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，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』

大學古本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，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！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曾子曰：『十目所視，十指所指，其嚴乎！』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詩云：『瞻彼淇澳，葦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，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』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脩也。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；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詩云：『於戲！前王不忘。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康誥曰：『克明德。』大甲曰：『顯

謂天之明命。』帝典曰：『克明峻德。』皆自明也。湯之盤銘曰：『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』康誥曰：『作新民。』詩曰：『周雖舊邦，其命惟新。』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詩云：『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』詩云：『緡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』子曰：『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』詩云：『穆穆文王，於緡熙敬止。』爲人君，止於仁。爲人臣，止於敬。爲人子，止於孝。爲人父，止於慈。與國入交，止於信。子曰：『聽訟，吾猶人也；必也，使無訟乎！』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，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所以脩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脩身在正其心。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，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：『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』此謂身不脩，不可以齊其家。所謂治國必齊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，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，而成教於國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。弟者，所以事長也。慈者，所以使衆也。康誥曰：『如保赤子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』未有學養子，而後嫁者也。一家仁，一國興仁。一家讓，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，此謂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國。堯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桀紂率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，而后求諸人；無諸己，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

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詩云：『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』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『宜兄宜弟。』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『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』其爲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，在齊其家。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，上老老，而民興孝；上長長，而民興弟。上恤孤，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。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詩云：『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』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詩云：『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』有國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爲天下僂矣。詩云：『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』道得衆，則得國；失衆，則失國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者，本也；財者，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康誥曰：『惟命不于常。』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楚書曰：『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』舅犯曰：『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』秦誓曰：『若有一个臣，斷斷兮，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尙亦有利哉；人之有技，媚嫉以惡之，人之彥聖，而違之，俾不通，寔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，亦曰殆哉。』唯仁人，放流之，迸

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，爲能愛人，能惡人。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遠，過也。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驕泰以失之。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好仁，而下不好義者也；未有好義，其事不終者也；未有府庫財，非其財者也。孟獻子曰：『畜馬乘，不察於雞豚，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斂之臣；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』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，小人之使爲國家，菑害並至，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右爲古本大學原文，從五經正義禮記中錄出，可與朱子定本參互研究。

王緇塵講述
蔡巧因校訂

廣
中
庸
讀
本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庸讀本編述大意

自宋儒以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稱四子書，明清二代就定爲取士的準則。宋儒之意，以孔曾思孟爲道統之嫡傳，故其書爲必讀。惟我人今日讀書，但遵由淺入深之教育原理，道統問題，可置不問。四子書中以孟子較淺顯明白，故當首讀孟子。論語與孟子相近，且多修己治人之言，宜於次讀。中庸言性與天道，最爲精微，故宜居末。

中庸一書，自漢以來，皆以爲孔子之孫子思所作。惟袁枚否認此說，其意以爲孔子孟子皆山東人，故言山必舉泰山，而中庸獨稱華嶽，子思未到秦地，何以不言目觀之泰山而偏遙舉素所未見之華嶽，是書爲西漢儒家之作無疑。此其所言，不能謂爲臆說。但王陽明有言：「學者貴得之心，求之於心而非也，雖其言之出於孔子，不敢以爲是也。求之於心而是也，雖其言之出於庸常，不敢以爲非也。」何况中庸說理精微，爲數千年道學之根源，讀者當識其精微，究竟爲誰所作之問題，且待後人之考證可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五日王緇塵識於海上粹芬閣。

中庸讀本

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玄目錄云：「名曰『中庸』者，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。庸，用也。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，以昭明聖祖之德也。」朱子中庸章句引子程子曰：「其書始言一理，中散爲萬事，末復合爲一理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密，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，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矣。」按中庸二字的解釋，當以鄭氏之說爲正。本書亦言「致中和」。又言「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」是即說「中和之爲用也」之意。「爲用」即是「致」。本書之名，不曰「中和」而曰「中庸」者，因「中」無過甚，無不及，做人適得其中，則「和」自致。所以祇說「中庸」而「和」自在其中。本書又言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」是「和」即出於「中」。是「中」爲因，「和」爲果。舉「中」則「和」自見。人能用此，即爲聖人，所以說「中和之爲用也。」

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脩道之謂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；可離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天命，是說由天所命；性，指人的本性。人的本性，由於天之所命。其所謂天，即是自然界。因是這性不是甚麼造作的，乃是自然而然而來的，所以又稱爲「天性」。這就是「天命之謂性」的解釋。不過這裏所說，是人的性，不是禽獸的性；人能統率這個性，就是合於「人道」。所以說：「率性之謂道。」又人能修這個道以教之於別人，這就叫做「教」。所以說：「脩道之謂教。」這三句，是一書的總綱也，就是程子所說：「始言一理」

的意思。

須臾就是『一息』。既然是個人，則對於這做人的道理，是一息不可離開的。倘若可離開，那就不是人道了。所以說：『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；可離非道也。』

戒慎就是警戒謹慎之意。恐懼就是擔心之意。是說君子對於做人的道理，雖不目睹，也要警戒着，謹慎着。雖不耳聞，也要恐懼着，擔心着，這就是不可須臾離之意。所以說：『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』

暗得看不見的地方叫隱，細得看不見的物事叫微。是說君子對於人道，即使暗得看不見的地方，也要發現牠，細得看不見的物事，也要表顯牠，使得全個人格表露出來。但這卻要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，去慎察的。獨自一個人尚能慎察，在衆目共睹的地方，自然格外能够合乎禮了。所以說：『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』

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中，去聲。

人人都有喜怒哀樂，但人人不免喜怒哀樂之過甚，或不及。祇有未發的時候，才能無過甚與不及的弊病，這就叫『中』。等到發了出來，也能無過甚，無不及，這就叫『中節』。也就是『和』之一字。所以『中』，是天下事事物物最大的本源。人而能『和』，則天下都可通行了，所以說：『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』人能够做到這個地步，就能合於天地的運行。天地運行而能『中節』，而能『和』，就是萬物所以化生所以長養的道理，也就是由宇宙觀以決定人生。

觀的來由。他所說的『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』就是這意思。

（問） 何謂致中和。

（研究）中國歷史的進化，當以孔子爲一大關鍵。孟子以孔子爲集大成，其實一切理論，也可以說到孔子而一大革命。孔子以前，所稱的『天命』，離不了神權政治的色彩，以爲天子是受命於天的。孔子卻不然，他說：『五十而知天命』，他所說的『天命』，是自然的原因結果，與進化論，唯物觀有些相近。這是思想觀念的一大進化。又如孔子以前所稱的君子，是指在上位，擅富貴的人。孔子則以稱有道德的人，和不道德的小人相對待。（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所說。）這又是思想觀念的一大進化。孟子所說的『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後之學者』，我想，這句話祇有孔子足以當之。所謂『守先王之道』，集大成也。『待後之學者』，贊頌孔子對於倫理理論，有大啓發也。

上面兩段，朱子以爲係第一章。其下十章，則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終此章之義云。

仲尼曰：『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』

子以有反字爲然。觀上文，此反字自不可少。注疏本或有失漏，中去聲。

君子能用中和之道，所以說『君子中庸』。小人不能用中和之道，事事和君子的行爲相反，所以說『小人而無忌憚也』。無忌憚就是無所禁忌，人而到了無所禁忌的地步，還有什麼壞事不可做呢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章。

子曰：『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鮮能久矣！』
鮮，息演切。

這段也有作『仲尼曰』的，中庸本是一個形容詞，用之既久，就成一個名詞了。上節和這節都是這般用法。孔子的意思，以爲一個人的行爲，如能做到中庸二字，他的人格已是最高了！可惜一般人很少做得到呀！這是孔子慨歎之詞。鮮，作少解。

上面兩句，朱子以爲是第三章。

子曰：『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』
知，作智。鮮，息演切。

道是做人的路途。做人以中庸爲目標，所以這裏所說的『道』也就是中庸之道了。孔子說：『中庸之道不能通行的緣故，我曉得了。聰明的人，以爲太平常，不肯走，一定要走中庸以上的路途。呆笨的人，智力有所不及，又走不上中庸的路途。（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）而且中庸之道，不但無人能行，並且無人能够了解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爲賢德的人，以爲中庸的道理太平常，不足以闡明萬事萬物，那不肖的人，又不能曉得其中的重要。（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）所以孔子深長慨歎。『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』意思是說：中庸之道，如人的飲食一般，雖然沒一個人不飲食，但能真正知味的卻很少呢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四章。

子曰：『道其不行矣夫！』

夫，音扶。

孔子歎息道：『中庸之道，怕不能行了吧！』

上面一句，朱子以爲是第五章。

（問）何謂道？

（研究）上面四段，都是說中庸之道，下面各段，又對於中庸之道，反覆說明之。

子曰：『舜其大知也與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爲舜乎！』

知，作智與，作歎。

『舜其大知也與』是孔子歎美舜的話，意思是說：『舜是個大智慧的人罷！』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』以下，都是說明舜所以爲大智的原因。『好問』是每件事體喜歡去請教人。『察邇言』是體察相親近的人的說話。凡人家不好的行爲，代他隱蔽。人家好的行爲，代他宣揚，叫做『隱惡而揚善』。『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』者，是說凡百事情，都有一正一反，一善一惡的兩面。平常的人看見正面是善，不知牠反面却是惡。看得正面是惡，不知反面或有善。舜卻能『執其兩端』，折衷於兩者之間，所以能施之於政事了。（用其中於民。）孔子說到這裏，又重言以歎美之道：『其斯以爲舜乎！』這就是舜之所以爲舜了啊！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六章。

子曰：『人皆曰予知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。』

辟也。人皆曰予知，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辟，音古。擄，音畫。辟，作避。期，音基。

罟，是捕魚鳥的網。獲，是捕獸的機檻。陷阱，就是陷坑。總之都是捕捉禽獸的器具。孔子歎道：『個個人都說自己聰明，而被人驅入罟獲陷阱之中却不曉得避免；又個個人都說自己聰明，而自己所選的中庸之道，竟守不到一個月之久。這樣，還能說自己是個聰明人嗎？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七章。

子曰：『回之爲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』

回，就是顏淵。拳拳，忠實地奉行著的樣子。服膺，存在心中不忘記的意思。上章孔子歎一般人不能常守中庸之道，此章卻舉出有個弟子顏淵的人，做事都擇中庸之道而行，即使得了一句善言，一件善行，他就很忠實的奉行著，常常記在心裏，不肯把牠忘掉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八章。

子曰：『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』

均，作平治解。白刃，就是白晃晃的刀。蹈，是把刀向身上刺進去。孔子極言中庸之難，說：『天下國家雖大，也』

有方法可以平治。高爵厚祿可戀，也不難立刻辭掉。白晃晃的一刀刺入可怕，卻有不怕的時候。只有那中庸的道理，是不可勉強的，是不容易做得到的。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第九章。

子路問強。子曰：『南方之強與，北方之強與？抑而強與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，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。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；強哉矯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』與，作歎。

子路就是仲由。他好勇，所以問孔子怎麼叫做強。孔子道：『你問的是南方人的強呢？北方人的強呢？還是你（而同你）自己的強呢？』『寬柔以教，』是說把寬洪大量柔和容忍的道理去教人，即使人家以無道待我，我也不懷報復之心。（不報無道，）這叫『南方之強。』『衽金革』者，衽作帶著解，金革就是刀槍甲冑之類，是說著了甲冑，帶了刀槍，和人去作戰，即使死了也不以爲厭，這是『北方之強。』南方之強，以理義爲重，是君子所能做的，所以說：『君子居之。』北方之強，以武勇爲重，所以說：『強者居之。』『強哉矯，』是形容強者形貌的儼然。『和而不流，』是說面和而心卻不與流俗相混，孔子稱贊他以爲儼然是君子之強。『中立而不倚，』是說只守中庸之道，不倚靠別人，孔子也稱贊他以爲儼然是君子之強。『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』

『塞，充實的意思，是說國家有道的時候，守着充實的意志而不變易，國家無道的時候，守着自己的意志，至死不變。』（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。）這兩者，孔子也以爲儼然是君子之強，很稱贊他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章。

子曰：『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，吾弗爲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，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』素，作索。

『素隱行怪』是說深談隱僻的道理，知一般人所不必知，爲怪異的行爲，爲一般人所不能爲。像這些雖則能够欺世盜名，或爲後世所稱述，但孔子說這些我是不做的。『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』是說一般自命爲君子的人，總算事事遵着大道而行了。但他們只做到一半就廢棄不做，孔子說：這也是我所不做的。真的君子，只是一心歸命的依着中庸之道做去，即使你躲在山林裏面沒有人看見你，沒有人聽得你，你也恪守自己做人的道理。一些不悔恨，他說：這只有聰明睿知的人才能做得到。（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，唯聖者能之。）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一章。

（問）強有幾種？

（研究）朱子曰：『子思所引夫子之言，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。蓋此篇大旨，以智仁勇三達德爲入』

道之門，故於篇首，即以大舜、顏淵、子路之事明之。舜，知也。顏淵，仁也。子路，勇也。三者廢其一，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。』總之，以上數章，都在反覆地說明中庸的德性。

君子之道，費而隱。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詩云：『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』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與音預。

朱子說：『費用之廣也，隱體之微也。』是說君子之道，用處很廣大，而其體則極微妙，說其大體，即一般普通男女也，都能預聞知道。（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。）至於精微深妙之處，雖聖知的人，也有所不知。（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）就事實上說，也是一般普通男女能够做的，如要做到精微深妙，則雖聖知的人，也有所不能哩。（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）『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』是說天地這般的大，人還以不能盡知其理由爲恨，因爲天地間的事物，說牠是大，雖天下也不能藏載得下；說牠是小，雖聖知的人，也不能分晰得明白。（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）詩云：『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，言其上下察也。』這是詩經中說鳶在天空中飛舞，魚在深淵裏跳躍，是一般人都知道的。若要問鳶何以能飛，魚何以能躍，那就是聖知的人，也不能明白。不過一般人只以爲俯仰觀察，有這樣

一回事，便不去再求別的了。『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』是說君子所說的道理，說牠簡單，可從夫婦之間做起；說牠遠大，就是天地之大，造化之妙，也無不包括在內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二章。

（問）何謂造端乎夫婦？

（研究）此章理論，以夫婦爲比喻，最爲切實明白。如男女二人結爲夫婦，夫婦媾精而生孩子，這是無論何人能知能行的。然究其何以能產生孩子的道理，則雖大哲上智，還是有所不明。君子之道，也是這樣，近自夫婦居室，遠至天地造化，都可包舉在內。

子曰：『道不遠人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』詩云：『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』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

什麼是道，上面不是說過『率性之謂道』嗎？所以道不是別的，即在日常生活之中。故曰：『道不遠人。』若人以道爲高遠深奧，那便與道相離日遠了。所以說『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』詩經裏有『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』的兩句詩，柯就是斧柄，則作法則解。睨，斜眼觀看的樣子。伐柯，是砍木頭作斧柄。說人執着斧柄，去砍木頭，這木頭，也是拿來做斧柄的，我們如果要曉得所砍的木頭的長短粗細，只要看他手裏執着的斧柄怎樣就好了。這就是要在近處着想的意思，現在砍木頭的人，不を手裏的斧柄，卻斜着眼睛去看別的，豈不錯誤了嗎？所以說：『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。』『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』的兩句話，是說君子只要以近在干身的人道去待人，使人改過從道，那就行了，不必他求了。

『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』

做人的道理，如果能够盡忠恕兩個字，和道也相差不遠了。忠是把自己的心，去推度別人的心。恕是自己所不願的事情，也不叫別人領受。違，作離開解。大意是說一個人能盡忠盡恕，離道也不遠了。這並不是難事，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

『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，以事父未能也。所求乎臣，以事君未能也。所求乎弟，以事兄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餘不敢盡。言顧行，行顧言，君子胡不慥慥

爾！』

行，去聲。慥，次奧切。

自子曰起，都是孔子的話，所以此節孔子自己稱丘。說『君子之道』的四個項目，我一個都做不到。（丘未能一焉。）求，作責成解，說責成我做人的道理，而不能事父。責成我做臣的道理，而不能事君。責成我做弟的道理，而不能事兄。責成我交朋友的道理，而不能先施德惠於朋友。這是他老先生自謙的話。庸，作平常解。孔子又說：我只是實踐平常的道德，謹守平常的言論。（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。）對於做人的

道理，自己覺得欠缺的，不敢不勉強去做。（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。）此以外卻不敢多求，所以說：『有餘不敢盡。』『言顧行，行顧言。』他說我，只是所說的話，顧到所做的事；所做的事，顧到所說的話。慥慥是誠實的樣子，『君子胡不慥慥爾。』是說要做君子，爲什麼不誠誠實實的照這樣去做呢！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三章。

（問）何謂道不遠人？

（研究）此章伸言中庸之道。孔子的意思，以爲道只須在日常生活去體味出來，就是一句平常的格言，一件平常的行爲，能够老老實實地去做，就是了。若以道爲高遠而不去求他，那真與道日遠了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，行乎富貴。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。素夷狄，行乎夷狄。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素，同在字的意思。『君子素其位而行。』是說君子做人，在怎樣的地位，就怎樣做法。不願做地位以外的事，所謂『不願乎其外』也。如在富貴地位，就做富貴地位的人。在貧賤地位，就做貧賤地位的人。就是在夷狄，也就做夷狄的人。在患難地位，也就做患難的人。君子不論到什麼地位，都是悠然自得的，所以說『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』

在上位，不陵下。在下位，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

怨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子曰：『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』

此章是作中庸的人所加的話，所以末段引孔子的話以爲證。『在上位，不陵下，在下位，不援上。』是說在上等位子的人，不欺凌下面的人，在下面的人，不攀援上面的人。一個人只要自己規規矩矩地做去，一概不求人，自然沒有什麼怨望了。而且因此，也不致上怨天，下尤人。（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）這是最正當的道理。『居易以俟命』是說居在平易的地位，安心做事，以待天命的到來，這樣即可稱爲『君子』。至於小人呢，卻要鑽營運動，忘冀富貴，即使偶而得到，也不是正經的道理。這種『行險以徼幸』的辦法，是他所反對的。他又引孔子的話以證明之，說：『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』是說射箭的道理，有像君子的做人。射箭射不著的鵠，必因自己立得不正的緣故，這不能埋怨人家，只要回轉身來自己想想就是了。諸語助代名詞，作之於二字解。

上面兩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四章。

（問）何謂素其位而行？

（研究）富者故意裝窮，或貪慾不知鑿足；貧者日夜憂愁，或諂媚以事富者，都是不能素位而行。有媿於『無入而不自得』的教訓了。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，必自邇，辟如登高，必自卑。詩曰：『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，樂爾

妻孥。子曰：『父母其順矣乎！』

辟，作譬，樂音洛。

辟如，和譬如相同。適，作接近解，和遠字相對。卑，作低下解，和高字相對。鼓瑟琴就是瑟和琴合奏，指和順的聲音。翕，和睦的意思；耽，歡樂的意思。妻孥，就是妻子。作中庸的人又說：『君子的行道，如行遠路一般，必從近地起；如登高山一般，必從低地起。』做人也當從近處低處做起。詩經裏說：『妻子和好，有如瑟琴合奏一樣，兄弟投合，自然和好而且歡樂了。這樣的室家一定很相宜，妻子一定很歡樂的。』孔子讀了這詩，便歎道：『果然能够這樣，他的父母，一定也很樂意了哩！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五章。

子曰：『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，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』詩曰：『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！』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！

齊，作齋，度音鐸。射音亦。夫音扶。

人死後的魂靈叫鬼神，就是神明，所謂『聰明正直之爲神。』孔子說：鬼神的德性是極其盛大的罷！看也看不見他的形狀，聽也聽不着他的聲音，但他的生養萬物，却沒有一些的遺漏。（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）『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』齊，同齋字，就是齋戒；明，作潔淨解；是說鬼神能使天下之人，都齋戒沐浴，整齊衣冠，以奉承祭祀；祭祀的時候，又像鬼神在他的頭上，在他的左

一般，無不充滿着流活着。（朱子說：『洋洋，流動充滿之意。』）格，作來字解，思語助辭，矧作況字解，射作厭倦解，意思是說，鬼神的來享受祭祀，無形無聲，不可意度，又何況厭倦呢！（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）孔子引了詩經裏這三句詩，又加上說明道，『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！』鬼神的形狀，微妙而不可見，而他的靈驗，卻很顯著，所以能使人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這樣的恭敬誠實，全出於自然的表現，恭敬誠實的不可掩蔽，竟至於此呀！這是孔子贊歎之詞，所以教人時時刻刻從恭敬誠實方面做去，如不恭敬誠實，即使要掩蔽，也是掩蔽不住的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六章。

子曰：『舜其大孝也與！德爲聖人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』
與，作歟。

孔子說：『像舜這樣真是個大孝的人吧！論他的道德，已到了聖人的境地。論他的權位，已是天子之貴。論他的富，已有四海之大。死了之後，世世受宗廟的祭（饗）祀。他的子孫，又世世代代能保守着。由此可見有大德的聖人，必得尊位，必得大祿，必得高名，必得大壽，因爲天之產生人物，必因其材質而增加（篤）之。如同樹木一樣，既已栽植了，必加以培溉。如果材質不好，必致於傾斜覆滅爲止。』

『詩云：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』故大德者，必受命。樂音洛。

孔子又引詩以說明有大德的聖人。嘉，作善字解。憲憲，興盛的樣子。令德，有道德的名譽。意思是說：『善樂的君子，是有盛大的好名氣的。如果爲天子，必順應於百姓，順應於一切的人。他所享的祿，乃天所給與的，所以天必保佑他，命他爲天子，又天必綿延其福祉，以至於無窮。』這是詩經裏的話。孔子又加以斷語道：『所以有大德的人，必是受命於天的。』

上面兩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七章。

子曰：『無憂者，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爲父，以武王爲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武王纘大王，王季文王之緒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』大作太。

孔子說：『做人沒有憂心的，只有文王吧！他有王季的父親，有武王的兒子；父親創立了基業，做兒子的又能繼志述事。武王便是繼承（纘）太王王季文王的統緒的，他一用兵而滅紂，得了天下。自己又不失掉天下人所重視的好名聲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死了之後，世代受宗廟的饗祀，子孫又世代保守而勿失。』

『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，達乎諸侯大夫，及士庶人。父爲大夫子爲士，葬以大夫祭以士；父爲士子爲大夫，葬以士祭以大夫。期之喪，達乎大夫。三年之喪，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，無貴賤一也。』期，音基。

這裏所說，爲周公之事。末年者的意思。追王，就是追溯上去把先代加了王號。因周到文王，尙稱西伯。太王、王季的王號，是周公所追加的。上祀先公，是說太王以前的祖宗，都有祭祀也。古時最重祭禮，故下接以『斯禮也』等句。意謂：『武王晚年受天命，沒做到追王太王、王季的事。到周公承文王、武王的德澤，才將太王、王季加上王號，並以天子之禮，祭祀以前的祖宗。這個禮，從諸侯大夫，直及於士與百姓。這禮所定的，如父爲大夫，子爲士的，則葬時須用大夫的禮，祭時須用子的士禮。如父爲士，子爲大夫，則葬時須用士的禮，祭時可用大夫的禮。至於期年之喪，只到大夫爲止，天子諸侯，可以不服。惟三年之喪，自百姓以至於天子，都是一律的。因爲三年是父母之喪，不能有貴賤的分別的。』

上面兩段，朱子以爲是第十八章。

子曰：『武王周公，其達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

人之事者也。春秋脩其祖廟，陳其宗器，設其裳衣，薦其時食。

夫音扶。

達，作通字解。孔子說：武王周公，是通達孝道的人吧！知孝道的人，一定是善於繼前人的志向，善於傳前人的事業的。（武王周公，其達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）祖廟，祖宗神位所在的廟，每年春秋必須加以脩理。宗器，爲先世重要的祭器。裳衣，是祖先穿過的衣服。時食，就是四時所出之物。薦，作祭祀解。這是說武王周公善繼志善述事，所以『春秋，脩其宗廟，陳其宗器，設其裳衣，薦其時食，』以示不忘先人的意思。

『宗廟之禮，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，所以辨貴賤也。序事，所以辨賢也。旅，酬下爲上，所以逮賤也。燕毛，所以序齒也。』

宗廟裏的神位，左邊稱昭，右邊稱穆，爲辨別尊卑的禮，所以說：『宗廟之禮，所以序昭穆也。』『序爵，所以辨貴賤也。』是說官爵的大小，也有一定的禮，所以辨別貴賤的事。是守宗廟者的職事，分別才能，使各司一職，所以說：『序事，所以辨賢也。』旅，作衆人解。酬，是領導飲酒的意思。逮，作及字解。下爲上，是說子弟各舉酒以奉其尊長，先尊貴而後及於卑賤，所以說：『旅，酬下爲上，所以逮賤也。』燕毛，所以序齒也。『燕，同飲宴的宴；毛，就是髮；說祭祀既畢，以毛髮的白黑分別長幼，使知年齒的高低。這一節所說，都是宗廟裏祭祀的禮節。

『踐其位，行其禮，奏其樂，敬其所尊，愛其所親，事死如事

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

『踐其位，行其禮，奏其樂，』是說坐這位子，就行這禮，奏這樂。敬重尊長，愛護親人（敬其所尊，愛其所親）又奉事已死的尊親，如在生時一樣。奉事已亡的人，如生存時一樣。人能做到這樣，可稱孝到極頂了。

『郊社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禮，禘嘗之義，治國其如示諸掌乎！』

郊，是祭天。社，是祭地。祭天地，就是奉事天上的神明（上帝）所以說：『郊社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。』宗廟裏所供的是祖先，所以說：『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』禘，是天子在宗廟中最重要的大祭。嘗，是每年秋天所行的常祭，如同今人的做七月半。他以為只要人人敬奉鬼神，自不敢為非作惡。只要明白這種種祭祀的禮節和意義，就是治國家，也如同看掌上羅紋一樣的容易了。所以說：『明乎郊社之禮，禘嘗之義，治國其如示諸掌乎！』諸，作之於解。

上面四段，朱子以為是第十九章。

（問）何謂善繼善述？

（研究）古代以神權政治統理國家，所以最重祭祀。祭祀時人人都恭敬誠虔，如有鬼神在上監察一般，為非作惡的念頭，自然沒有了。這是聖人神道設教的本意。

哀公問政。子曰：『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。』

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
夫音扶。

哀公是魯國的君，問孔子以政治之學。孔子回對道：『文武之道，布在方策。』方就是版，策就是簡。古時用木版竹簡記載政事，如現在的政治典籍。是說周文王武王所施行的政事，都載在典籍上面。文王武王存在的時候，一切政事都能舉行。等文王武王死了，他的政事也就息滅了。（其人存則其政舉，其人亡則其政息。）蒲盧是一種容易生長的草木，敏是快的意思。施行政事，如同地的生長草木。只要人去，無不可即速成功的。如同種植蒲盧一般，所以說：『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』

『故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；親親爲大，義者，宜也；尊賢爲大，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』
殺，去聲。

上說施政，譬如種樹。此說爲政，在於得人。應該取怎樣的人，先要看人的本身，看他的本身，能不能照道德的標準做去，以合於脩身的原則。至於脩身的要道，在於捉住一個仁字。所以說：『故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。』怎麼叫做仁呢？仁就是做人的道理。知道做人的道理，才能親愛自己的親人。這是『仁者，人也；親親爲大』的意思。義是宜當做的事，宜做的事，最重大的，便是尊敬賢人。這就是『義者，宜也；尊賢爲大』的意思。殺，作減退解。先由最親的人，以推之於次親的人，再由次親的人，以推之於疏遠的人。一步一

步的遞減下去。叫做『親親之殺。』賢者也有等級。最賢者，最宜尊敬。再依次推開去，叫做『尊賢之等。』『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』是禮所由產生的。

『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』

這三句，鄭玄注應屬於下，此處誤入，詳於下。

『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；思脩身，不可以不事親；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』

照上面說來，所以君子『不可以不脩身。』要想脩身，須從孝事父母做起，故『不可以不事親。』既想以孝事親，必須取正經的朋友，故『不可以不知人。』想知人，又須先知自然之理，事事取法於自然，故『不可以不知天。』上面說過天命之謂性的天，就是自然界。

『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。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』知，作智。

達道，就是到處可以通行的道理。這道理，無非是君對臣，臣對君，父對子，子對父，夫對婦，婦對夫，以及兄弟、朋友的關係，兄弟和朋友，立於同等的地位，所以說：『朋友之交也。』對付這種種的關係，一要有智慧，二要

存仁愛之心，三要做事勇敢，智慧，仁愛，勇敢，是到處可以通行的最重要的德性。這三種名目雖然不同，但在實踐方面說，還是一個原則。（其所以行之者一也。）

『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』

上面的道理，在上智的人，不要教訓，自然能够知曉。次一等的，須受過教訓，纔能知曉。再次一等的，一時學不會，必須經過許多時期，纔得知曉。所以就實質說，人可分爲三等。三等入雖有高下之別，但到既明曉之後，三等入還是一樣的。這是『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』一段的意思。至於就實踐說：有的人安安穩穩的做去，有的人還能順利的做去，有的人必須勉強才能做去。這三等入的做法雖各不同，但到最後的成績，還是一樣的。這是『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』一段的意思。

子曰：『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』

近乎知的知，作智。

此節『子曰』二字，朱子以爲是多餘的。其實按孔子家語，『成功一也』之下，還有哀公的說話，所以其下又用『子曰』。今哀公的說話已爲人刪去，而『子曰』就成了衍文。孔子說：不論那一個人，只要勤心求學，種種道理，自然能够明白。所以說：『好學近乎知。』不論那一個人對於種種道理，能够盡力行去，自然能成一個仁人。所以說：『力行近乎仁。』一個人誤做了事，自知羞恥，一心改過，就是勇敢。所以說：『知恥近乎勇。』

『知斯二者，則知所以脩身；知所以脩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』

一個人能好學，力行，知恥，就能知脩身的道理了，因為脩身也無非是智、仁、勇三項的達德。『知脩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；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』意思是說：天下國家，不過是人的集體。能脩身的人，必定能够治人，能治少數人，必能治多數人，以自己推到人家，又以少數人推到多數人，事情雖有萬殊，原理只是一個。

『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脩身也，尊賢也，親親也，敬大臣也，體羣臣也，子庶民也，來百工也，柔遠人也，懷諸侯也。』

為，治理的意思。上面說治天下國家，和治少數人沒有甚麼兩樣，這段說治天下國家——治人——有九項重要的條目。經，作常道解，就是九個原則。一，修身。二，尊敬賢人。三，愛護親人。四，敬重大臣。五，體恤羣臣。六，撫養百姓，百姓都當自己兒子樣的待他，所以說：『子庶民也。』怎麼叫做『來百工也』呢？因為一地方的人，技藝有限，製造不出好的東西來，要製造好的東西，必使各地方的工人，集在一處。『柔遠人』是說對待遠方的人，必須用柔婉之道。『懷諸侯』是使天下諸侯，萬國皆懷念威德，而來朝貢天子。

『脩身則道立，尊賢則不惑，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

臣則不眩，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，子庶民則百姓勸，來百工則財用足，柔遠人則四方歸之，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

『脩身則道立』是說事事合於道德的標準，則做人的道理，自然堅定不爲搖動了。又說：尊敬賢者有人輔佐，臨事自然不會惑亂了。敬重大臣，量才任用，辦事自有條理，不會昏眩而不知適從了。體恤羣臣，則才能之士，皆思感恩圖報，而知所以尊君了。以待子之心待百姓，則百姓必互相勸勉，以事其上。招徠遠地的工人，使之製器造物，則財用自然恆足，不致匱乏了。懷柔遠人，則四方之人，自然都來歸附了。威懷諸侯，則天下各國，都畏服來朝於天子了。這都是說九經的效驗。

『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脩身也。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。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任使，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。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。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，

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齊，作齋。惡，音汙。既，通餼。稟，通廩。

上面說行九經的效驗，這裏說施行九經的方法。齋戒以後，穿了潔淨的大衣，一切事情都照禮法做去，這就是脩身的方法。（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脩身也。）專說人家壞話的讒人，要丟掉他。常時以笑臉媚人的人（色）也要遠離他。貨就是財貨，德就是道德。輕財貨，重道德，就是獎勵賢人的道理。（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。）自己的親人，應尊崇他的地位，多給以俸祿。他有好處，應該贊賞。他有壞處，應該責罰。這是親愛親人的方法。（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。）『官盛任使』是說官位高大，屬員盛多的，當信任他，聽其使用，是勸勉大臣的道理。『忠信重祿』是說勸勵士人以忠信之行，又重給以祿俸，是勸勉士人的道理。對於百姓，服公役當在農事空閒的時候，而錢糧當盡量減輕徵收，這是勸勉百姓的道理。（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。）飲食倉廩裏的米穀，叫既稟，是說對於百工，宜每日省視，每月試驗，要給他以餼廩，才可責成他以守職。這是勸百工的道理。（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。）遠方的人，去者送他，來者迎他。有善行的嘉獎他，才能薄弱的矜恤他。這是懷柔遠人的道理。（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。）諸侯之國，有被人滅亡的，當設法救扶，已絕的使得繼續，已廢的使得振興。他們國內若有亂事，當爲之治平。若有危難，當爲之維持。又使之依一定的時期以朝天子，以聘各國。至於諸侯送來的禮物，雖則很薄，也不要苛責他，而我們自己送他的必須豐厚，那末，諸侯自然懷德畏威了。這就是『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』這一段的意思。以上所說，爲治天下國家的九項重要條目。條目雖有九項，至於行使的道理，都是一樣的。所以說：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』

『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言前定，則不跲。事前定，則不困。行前定，則不疚。道前定，則不窮。』

跲，音頰。

豫，就是豫備。凡百事體，都要先有豫備，然後才能做得成功。如果沒有豫備，必致廢滅而無所成。（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）跲，作阻礙解。困，就是困難。是說要發言的時候，能豫先想定，然後出口，則不致於生出阻礙來。做事也是如此，事先豫定，方不會感到困難，這是『言前定，則不跲。事前定，則不困』的意思。疚，作疾病解。是說將要行動，豫先想定，才不會生出毛病來。（行前定，則不疚。）道路能豫先定妥，則不致於走不通。（道前定，則不窮。）

『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』

這一節與大學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』一段，一樣的說法。一個人第一在於明白善惡，現在且從遠處說起，一層層地推勘進去。在下位的人，不能獲得上面的信任，是必不能治百姓的。要獲得上面的信任，卻有一定的道理，必須對朋友先有信用，對朋友沒有信用，必不能獲得上面的信任的。要對朋友有信用，也有

一定的道理，須先孝順自己的雙親；如果雙親尚不能孝順，就不能使朋友相信了。孝順雙親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先要反省自己做人是不是誠實。而要誠實，又必心中明白善惡。不明白善惡，即是不能誠實。

『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』中，去聲。

天道運行，晝夜四時，無一間斷，最爲誠實，所以說：『誠者，天之道也。』人生活在自然界中，不能違背自然的法則，天誠實，人也應該誠實而學他的樣子，所以說：『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』聖人稟賦特異，一切性行，都合於天道，故不必勉強，自能中節。不必思索，自能獲得。從從容容地做去，自然會合着道理。（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）至於別的人呢，卻須下勉強的工夫，揀定好的行爲，堅執著做去了，這就所謂『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』的意思。

『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弗措也。有弗問，問之弗知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篤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。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』

做人的道理，雖根本在於誠實，但事情千頭萬緒，總非經過一番學問不可，這一節就說爲學的方法。世上事物極多，故從各方面去研究做起。（博學之。）研究有不懂的地方，仔仔細細地去請教人家。（審問之。）審，就是仔細審察的意思。既經研究，問過人家，還須自己用一番思想。（慎思之。）慎，就是謹慎，非粗心的意思。既細心思想過，到底還應明明白白地，辨出是非得失。（明辨之。）經過了上面四層手續，然後才可決定一種切切實實地去行。（篤行之。）因爲知而不行，也是沒用的呀。

措，丟在一邊，就是作罷的意思。是說除非不去學，既去學了，不到學會，決不肯把他丟在一邊作罷的。除非不去問人，既去問人，弗到完全明白，決不肯作罷的。除非弗想，既去想了，非到想出道理來，決不作罷的。除非不去辨別，既去辨別，非到是非得失明白的時候，決不作罷的。除非不去做，既去做了，非到切切實實的做出成績來，決不作罷的。譬如一種學問，人家學了一遍就會了，我就學他一百遍。人家學十回就能了，我就學他一千回。一個人果然能够用這個方法去做，即使是個呆笨的人，也聰明起來了，是個柔弱的人，也剛強起來了。

上面十四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章。

（問）何謂雖愚必明，何謂雖柔必強？

（研究）此章論爲政須學，而學的方法，只要能够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人家聰明，我自呆做，人家取巧，我自守拙，就是今人所謂『實幹』『硬幹』，天下事沒有不成功的。

自誠明，謂之性。自明誠，謂之教。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

誠，是天之道，可以說是和大自然相和合了，由天道以明人事所當然，這全然是從天性而來的，所以說：『自誠明，謂之性。』從人事之當然，去說明天道誠實的緣故，這是從教育而至的，所以說：『自明誠，謂之教。』一

從本以沿流，一由流以溯源，二者方法不同，但到了成功以後，還是一樣的，所以說：『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』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一章。

（問）何謂誠，何謂明。

（研究）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，即從這一段發揮而來的。他以爲誠就是行，明就是知。即知即行，就是明則誠，行而能知，就是誠則明。

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人生長於自然界，惟有如自然界之至誠不欺，才能盡自己的性，人和人所受於自然界的性，都是一樣的。所以說：『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。』又人和物雖然智愚形體不同，而生長於自然界，還是一樣的，所以說：『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。』天地間雖森羅萬象，無非是各色各樣的物類，既能盡物之性，則天地的四時運行，育成萬物，種種條理，無不可由我的幫助，容我的參與了。所以這裏說：『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』參，就是參與其間，就是與天地並立的意思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二章。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

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爲能化。

上面說的是聖人，聖人能與天地並立。這裏說的是賢人，『其次』是次於聖人一等的意思。曲指微細的事情，致作做字解，『其次致曲』是說賢人對於微細的事情，都用心去做，一點不放鬆，就能做到誠字的地步。所以說：『曲能有誠。』『誠則形，形則著』的兩句，是說：賢人能以誠去做微細的事情，久而久之，自能見到功效，（形）功效既見，自然會顯著起來的。『著則明，明則動』的兩句，是說：功效顯著以後，自能使人明白，人家明白，自能感動衆人了。『動則變，變則化』的兩句，是說：感動衆人之後，全社會，全人類，自能改變惡習，化成善俗了。這些都是由至誠而來的，所以說：『唯天下至誠爲能化。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三章。

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。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。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。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

真誠是萬物的本體，就是自然界的本性，人能盡合於至誠的本性，不論甚麼事情，都可預知。（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）國家將興盛的時候，自有種種吉祥事物的顯現，因爲吉祥事物，是誠所感召的。國家將滅亡的時候，自有種種妖孽出來，因爲妖孽，是不誠所感召的。不誠有違於自然界的原則，人而不誠，就是惡了。著，是一種草，高二三尺。龜，就是烏龜。古時都用以卜筮吉凶的。（其法今已失傳。）『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』是說：禎祥妖孽，在卜筮的時候，牠的迹象，自然會在蓍草和烏龜的硬殼上面表現出來，或者在四肢的舉動上看

出來。有善的積祥則爲福，有不善的妖孽則爲禍，這樣一切都可前知了。這些都是從至誠而來的，人能至誠，就如神明一樣。所以說：『禍福將至，善，必先知之。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』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四章。

誠者，自成也。而道，自道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，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。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。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

道，音導。知，同智。

誠是自己完成人格，道是自己表現德性，所以說：『誠者自成也，而道者自道也。』物，兼說事物，是說真誠的人，能明察事物的終始；如果不能真誠，則一遇事物，就將茫然不知所措了。所以君子以真誠爲貴也。這是『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，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』的一段意思。『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』是說真誠的人，不但完成自己的人格，還要使一般人都完成人格，許多的物類都完成其所受於自然界的性。物指一切人和物類，能完成自己的人格的人，就可稱爲仁人。使一切人和物都完成其受於自然之性，即是知者。所以說：『成己仁也，成物知也。』一個人能仁又能智，就完完全全表現出天生的德來了，也就合着外面和裏面所做的工夫了，而且見諸施行，也無不相宜了。（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）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五章。

(問) 何謂成己，何謂成物。

(研究) 孔子曰：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斯爲仁。』就是這一章成己成物的意思。做人果然能够做到這樣，則我以此施人，人必以此相報，大家各得其益，難道不是智者所做的事麼？

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，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，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爲而成。

覆，弗厚切。

這一段又伸說至誠的效用。『故至誠不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。』是說至誠之德，永遠沒有止息的一天的，能和天地一樣的長久。徵，就是徵驗，不息的做去，自然會有徵驗。有徵驗，就能長久了。『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』是說長久則德無所不周，而能博厚以養物。博厚則功業顯著，而能成其高明。博厚如大地的備載萬物，高明如天體的覆育萬物，悠久，則如時間一樣，古往今來，無有間斷，成就萬物而不毀。這是『博厚，所以載物也。高明，所以覆物也。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』一段的意思。又說：『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』是說與天地一樣，便沒有窮盡（無疆）的時候了。『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爲而成。』這是一段總結的話，說聖人的道德，能够這樣博厚、高明、悠久，不見作爲的形迹，而功業自然彰（章）明顯著，不見行動的影像，而萬物自然變化不已，無所施爲，而道德自然成就遠大了。

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天地之道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；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黿鼉蛟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焉。

夫音扶，卷音拳。

這一段又申明至誠之理，就是在說物之終始。（包括原因、結果、及所以然之理。）『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，其爲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』不貳，就是唯一，指至誠。他說天地的道理，可以用一句話來包括的。因爲牠只是一種事物，而其化生之功，卻令人不可測度。怎麼叫『天地之道』呢？天地之道就是『博呀，厚呀，高呀，明呀，悠呀，久呀。』怎麼牠的博厚、高明、悠久，吾人不可測度呢？今且說說天吧：天不過一點點的亮光；但這一點點的亮光，推廣開去，可以說是無窮無極，卽如日月星辰，也都懸掛（繫）在牠的底下，所有萬物，無不被他所覆蓋。所以說：『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；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』昭昭是小明的樣子。再說地吧，不過一撮土罷了，推說開去，牠載著華嶽那樣高大的山，也不覺其重。許多大河大海振撼著牠，也不

會被水洩去，所有的萬物，只有地能載得住。所以說：『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』又說山吧，不過是拳頭般的石塊罷了，但推說開去，草木也生在山上，禽獸也棲在山上，金銀煤鐵的寶貨，也藏在牠的裏面。所以說：『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』又說水吧，不過一羹匙罷了，如果說牠的廣大，鼉蠃蛟龍魚鼈等類，都生在那里。貨物財富都靠牠而生產。所以說：『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鼉蠃蛟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焉。』

詩云：『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』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。『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』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。純亦不已。

於，作嗚乎，作呼，不同丕。

於，於乎，都是慨歎的聲音。穆，深遠的意思。『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』是說天道深遠不可窮究。這就是說天之所以爲天的道理啊！『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』是說文王受天命爲天子，他道德的純粹，是很顯著的。這就是說文王之所以得號爲文的緣故啊！他的純正，也是沒有停止的。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六章。

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發育萬物，峻極于天。優優大哉！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待其人而後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

極高明而道中庸，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是故居上不驕，爲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詩曰：『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』其此之謂與！

與，作敷。

洋洋，道德充滿的樣子。峻，作高字解。優優，寬裕的樣子。禮儀，爲周朝所定的大儀節。威儀，爲周朝所定的小儀節。三百三千，極言其條數之多。這是說聖人之道真大呀！充滿于宇宙之間，以發育萬物，其高與天相等。寬容的樣子，又和天一樣的大。禮儀有三百條之多，威儀有三千條之多，都要等有聖賢的人出來而後可行。至德，指聖人最高的德性。凝，成功的意思。有了至德，然後方能成功至道。所以說：『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』

『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』是說君子賢人，尊崇這個德性，固然是至誠，卽由問學而進，也何嘗不可。至於至誠的地位呢？『致廣大而盡精微，』廣大，指地。是說賢人由學問而進於廣大，如地之生養萬物，又能盡明其精微之理。『極高明而道中庸，』高明，指天。是說賢人由學問而盡知高明之理，上通於天，而所行則爲中庸之道。『溫故而知新，』是說賢人因溫習舊事，以發明新理。『敦厚以崇禮，』是說賢人尊重（敦）厚道，就無異於尊崇三百三千之禮儀威儀了。

以下是說君子的立身的態度。倍，作悖逆解。君子居在上位，既不驕傲；卽在下位爲臣民，也不做逆亂之事。『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，』是說當國家有道，仁君在位的時候，他的說話足以振興國家。『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，』是說君子當國家無道，暴君在位的時候，君子就默而不言，亦足使自己免於禍害。『詩曰：『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』就是引詩經以解釋『默足以容』一句的意義的。詩經裏說『君子能明白時勢而自己又極聰明，便足以保全自己的身子。』這幾句詩所說的話，就是這個意思吧！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七章。

子曰：『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』裁，同灾。

這段引孔子的話，以明中庸之道。說呆笨的人，每每自以爲是（愚而好自用）卑賤的人，做事每每不肯聽人指導，只憑自己去做。（賤而好自專）生在現今的時代，違反古聖所定的原理。（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）這樣做去，這個人必定要受灾禍的。（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）

『非天子，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。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』行，去聲。

這節申明違反古道的禍害。禮樂，必得聖人在天子之位，到治定功成，萬民歡樂，然後才可制禮作樂。『議禮』是議論更改禮節制度，是一切的典章法制。『考文』是考定通行的文字。接着又說，現在天下，車子是同一的軌轍，書籍是同一的文字，行爲是同一的倫理，不應亂改，已很明白。又重言以申明之道，不是聖德的人，雖在天子之位，不敢作禮樂。雖有聖德的人，不在天子之位，也不敢作禮樂。

子曰：『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。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。吾學

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

說同悅。

這段又是引孔子的話，以明應從周禮之故。周定天下以後，封夏之後爲杞國，封殷之後爲宋國。徵就是證明的意思。孔子說：『我喜歡夏代的禮，但杞國雖爲夏的後代，杞國的禮，已不足證明了。我如學殷代的禮，但現在雖有宋國存在，宋國的禮，也不足證明了。只有周代的禮，與原定無異，若要學禮，我是從周禮的。』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八章。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

王，去聲。

『三重』朱子章句引呂氏的話：『謂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惟天子得以行之。則國不異政，家不殊俗，而人得寡過矣。』寡，作少字解，寡過，少有過失的意思。『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』是說上古的禮，雖

然很好，因年代湮遠，無從證明，既已無從證明，便不能使人相信，不能使人相信，又怎能使百姓遵行呢？『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』是說如孔子般在下位的人，雖善於禮，因不在尊位，人也不信；不信則百姓又那能遵行呢？所以君子之道，必定要從自身做起，然後證之百姓，又考之三代王者，沒一些繆（同謬）戾，建立於天地之間，並不反悖，即使問之鬼神，亦無所疑慮，等到百世以後，聖人出來，也不會有什麼疑惑了。（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）『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。』質，作就正解，說自己的行為，就正於鬼神，而無所疑惑，已是知道天道了。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』說中庸之道，雖不為當時所知，等待百世之後的聖人出來，無所疑惑，便是能知人了。

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，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

所以君子的舉動，可為世天下人所稱道。君子的行為，可為世天下人所效法。君子的說話，可為世天下人做模範。這就是『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』一段的意思。『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』是說聖人既為世所效法，若離開牠，人必有企慕之情；即近在身邊，也不會生厭倦之心。

詩曰：『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。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』君子

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

惡，音汙。射，作妬。蚤，通早。

這詩是說君子在別地方，無人厭惡他；在這地方，也無人妬忌他，所以能長久享有聲譽。啊，風夜，就是早夜長久的意思，作中庸的人引詩以後，又重言以伸明之道：『做君子的，沒有一個不是這樣，而能早（蚤早同）有聲譽於天下的。』（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）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九章。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，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，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

辟，作譬。覆，赴宥切。幬，音導。

這段說聖人之德，與天地相同。『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』仲尼孔子的字，是說孔子之於堯舜，猶如子孫之法祖宗，傳述其道。又對於文王武王，則奉以爲憲典而表章之。『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』說對上，則取法於天之運行，對下，則襲法於地之運行。水土，指地。『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。』說孔子之德，如天之持覆於上，地之圍載於下，與天地的德性相合。持，掛著的意思。幬，就是帳圍，作動詞用，圍轉的意思。『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』說又如春夏秋冬四時，忽冷忽暖的錯行著，日出月沒的彼此更代著。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』說孔子之道，如天地之生養萬物，性質雖各不同，而各得其所，並不相害。這個道理——仁義禮智——也如天地四時日月一般，並行而不相背。『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』是說孔子所行，關於小事上的道德，如百川之流行。關於大事上的道德，能使天下之人，無不敦厚而同化。『此天地之所』

以爲大也。」這就是天地之所以爲大，也就是孔子之道之所以能像天地之大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三十章。

唯天下至聖，爲能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。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。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。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

齊，作齋，知，同智。

耳能聽爲聰，目能看爲明，思想靈敏爲睿，富有知識爲智。臨，作到字解。足以臨，就是無不可到的意思。說天下只有至聖之人，無不可以做得到。寬，就是寬大。裕，就是裕如。溫，作和氣解。柔，作順應解。是說惟「寬裕溫柔」的聖人，才能無所不包，容受萬物。發，就是發作。強，就是強健。剛，就是剛正。毅，作持久解。執，能決斷的意思。惟有「發強剛毅」的聖人，才能遇事決斷，無所疑惑。齊，就是齋戒。莊，就是莊重。中，就是適中。正，就是正當。惟有「齊莊中正」的聖人，對人做事，才能敬重專一。外表叫文，既有外表，內必有理。惟聖人細細地觀察人的外表內容，才能分別好壞，所以說：「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」

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。

見，去聲。說，作悅。

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」溥，作大字解。博，作廣字解。淵，作深字解。說聖人行事，如廣大而淵深的泉水，時時流出而不致於乾涸。「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」又所以說廣大，廣大得如天一般，深泉，深得如極深的泉水一

般。百姓仰他的威儀，莫不尊敬。聽他的說話，莫不信服。看他的行動，莫不歡喜。（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。）

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，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隊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

覆，赴宥切。隊，作墜。

這是總結上兩段的。洋，大的意思。溢，滿出來的意思。說聖人的聲名，如大水一般，滿溢於中國，又可施行於未開化諸民族。凡是船隻和車子所能到的，人的力量所能通達的，天所覆蓋的，地所安載的，日月所照及的，霜露所落（隊）着的，種種地方，凡有血氣的人，無有不尊敬他，親愛他的，所以說聖人之道之大，是可以和天相配的。

上面三段，朱子以為是第三十一章。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聰明聖知，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夫，音扶。聖知之知，作智。

經綸，本為織絲的名詞，引伸作治理解。大經，指大政。本，就是一件事情的根本。根本立得好，則枝葉自然茂盛了。化育，變化生養的意思。焉，作何字解。說天下至誠的人，自己能治理天下的大政，立定天下的大本，知曉

天地化養萬物的道理，何嘗倚靠別的呢？（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倚？）肫肫，懇至的樣子。淵淵，靜深的樣子。浩浩，廣大的樣子。說至誠的聖人，他有懇至待人的仁德。他有靜深如泉水的胸襟。他有廣大含蘊和天一樣的態度。（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）『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』聰明聖知，就是聰明睿知，說如果不真是聰明聖知，通達天地德性的人，那能曉得其中許多的道理呢？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三十二章。

詩曰：『衣錦尙綢，惡其文之著也。』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。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，簡而不文，溫而理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與入德矣。

衣，去聲。綢，音迥。惡，音汗。

綱，是禪衣，就是單層的單衫。錦，有彩色的綢衣。『衣錦尙綢』，是說穿了有彩色的綢衣，外面一定還要加上（尙）一件單衫，因爲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的緣故，所以說：『惡其文之著也。』鄭玄說：『言君子深遠難知，小人淺近易知，人所以不知孔子，以其深遠。禪爲綢，錦，衣之美。而君子以綢表之，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。』他的意思，以爲外面穿了單衫，人不知其爲君子，穿了彩色衣，表露光彩，討人家的好，實像小人的行爲，所以有恨他的文彩顯著於外面的話。

『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，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』章，作明顯解，闇然，看不見的樣子。的然，確鑿不移的樣子。說君子的態度深遠，人家不易一眼看清，但日久自然會漸漸明白起來。小人初見，雖則很覺好看，但必然

天天銷亡下去。『淡而不厭』說君子之道，就待人一面說，雖淡淡不見親密，然不會使人討厭。『簡而文』說君子之道，雖極簡易，而文質彬彬，不見粗蠻的形跡。『溫而理』說君子爲人，性氣和順，溫馨可親，而又條理整然。

『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。』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說：『此三句，自來不得其解。若謂遠由於近，微由於顯，則當云「知遠之由於近，知微之由於顯」，文義方明。不得但云「遠之近，微之顯」也。且「風之自」句，義不一例。「微之顯」句，亦與第一句不倫。既云「遠之近」，則當云「顯之微」矣。今按此三「之」字，皆連及之詞。「知遠之近」者，知遠與近也。「知微之顯」者，知微與顯也。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與入德矣。」猶易繫辭傳云：「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也。」然則「知風之自」句，當作何解？風讀爲凡，風字本從凡聲，故得通用。莊子天地篇：「願先生之言其凡也。」風卽凡字；猶云：「言其大凡也。」自者，「目」字之誤。周官宰夫職：「二曰師，掌官成以治凡。」三曰司，掌官灋以治目。鄭注曰：「治凡，若月計也。治目，若今日計也。」然則「凡之與目」，專有鉅細，故以對言，正與遠近微顯一例。」俞氏此解，比前人所解好得多，這幾句大意，不過說君子之道，能知遠的與近的，能知微的與顯的，能知大凡的與細目的，人能這樣，才可以與之入道德之門了。

詩云：『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』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

惡，音汗。

『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』潛，作隱藏解，伏，不見的意思。孔，作甚字解。昭，作明字解。說聖人雖隱藏不見，而他的道德，卻很光明。這是引詩經以釋『闇然而日章』一句的。『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』君子之所不可

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」效，作病字解。自省，自己心裏想着的意思。說君子只要自己心裏想想，沒有什麼過意不去的地方，又沒損害自己本來的志向，那就行了。所以說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，全在於人所不見的地方哩。

詩云：「相在爾室，尙不愧於屋漏。」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相，去聲。

相，作看字解。爾，就是你，指君子。屋漏，屋的西北隅。說君子道德高尚，就是在室之深密隱秘處，也能慎獨，無愧於心。這是引詩經「相在爾室，尙不愧於屋漏」的詩句來說的。他又說：所以君子沒有行動，人都敬重他。沒有說話，人都相信他。（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）

詩曰：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」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假，作格。

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，」奏，作進字解。假，通格字。靡有，就是沒有。說進大樂於宗廟之中，雖沒什麼說話，人也不會爭執的。因在宗廟中奏樂的時候，大家都很敬肅的緣故。這是引詩經以譬喻君子之治國，不必賞人，而百姓自然互相勸勉爲善。鈇，就是刀。鉞，就是斧。說君子不必發怒，而百姓自然會害怕他的威嚴，如刀斧一般的。（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）

詩曰：「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」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

平。不同丕。

『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』辟，就是君刑，同型字，就是典型。不顯，猶言大顯。說君子所大大顯出來的只有德行。凡百人君，自能以他爲典型的。照詩經這兩句所說，可見君子只要沈潛脩身，恭敬對人，而天下自然爲平治的了。（『是故君子，篤恭而天下平。』）

詩曰：『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』子曰：『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』詩曰：『德輶如毛，毛猶有倫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』至矣！

『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』說我只要懷抱光明的道德，不必張大聲音，裝出嚴厲的神色，像煞有介事的給人來看。孔子讀這兩句詩，加以說明道：用大聲厲色去威嚇百姓，終不是根本，而是標末的啊！（子曰：『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』）詩經裏又說：『德輶如毛，毛猶有倫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』輶，作輕字解。倫，比較的意思。說感化百姓，當以道德，道德之感化，猶如毛一般的輕。但毛還是比較的輕，至於上天之長養（載，作栽解）萬物，既無聲音，又無氣息，比毛還要輕呢，所以道德之化人，要像天之無聲無臭，以長養萬物，那才到了極頂，不能再加了。（至矣！）

上面六段，朱子以爲是第三十三章。

（問）何謂無聲無臭？

（研究）從『仲尼祖述堯舜，』至末章止，都是說君子至誠脩身以治天下的道理。無聲無臭，猶如

孔子所說：『大哉堯之爲君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』『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』『天何言哉！天何言哉！』的意思一樣。聖人以至誠治天下，天下人自能潛移默化，而成太平的景象。如必要張大聲勢，擺出嚴厲的神色來，而天下才能治，必是這人道德有所欠缺，須借權力聲勢以爲壓迫之用，這樣天下未必能治，就是能治，也是暫時的，不是久長的。孟子所謂『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。』就是這箇道理。

